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二十九

字韻

與徐大章先生書 趙搢謙

竊謂西漢以上著書者皆不藉序文蓋其自信有可
傳者更不待他人贊獎而後取信于人也三國以來既
不能自信而無疑而人又不足是非于其間必待有名
位在上者倡之也其在不布于名位在上而後為人竊

為己物者亦有之如郭象之莊子註宋齊正之化書是也其書雖無足傳因序文而名于後者亦或有之某之六書本義雖未敢自信其必傳然歷覽前人自許祭酒以來欲明之者不啻百數十家紛、藉、非不各自以為盡美盡善然卒無攸主者蓋嘗未明乎六義而未得其凡例也鄉上金陵得以此書見知于執事即許序之及東還復見而執事尚抱不豫遂弗敢固請茲因所親詣杭敢以復請成人之美循、善誘君子之道某欲執事兄一序者以執事一代之文章之砥柱斯文之宗表而

某又生于東南故也顧字書雖一小藝然用之甚大該理甚博嘗謂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人不汲、然者以其隨處隨足而衆人昧焉惟聖人于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于世用亦若水火顧不察耳夫以沈約所謂韻書綴于世間草創略無次第犹至今用于人、而况寔有通之者乎蓋聲音之在造化有一定自然之序如祖父伯叔兄弟子孫生、之道居處運用畧不可紊約未之知世習弗疑沉痾不容鍼砭寔可慨也某甚有志于此而未暇也以執事見知故閑及之

荅顧希武書 趙構謙

某白草廬吾兄足下月來得廷慎書自鍾離教日來得
季則書自西陵今又得吾兄書三四十日內連得三故
人書喜何可言近時朋友之道缺絕何有以規戒講習
為久遠計者衆則圍坐嘲諤散則烟飛雲歛走于此而
亦不免相與逐々不然自謂迂腐而不合今得書言欲
修韻書此不刊之盛舉也勉成之詳審之嘗謂韻之一
書如鹽醢稍梁人所不可缺者經史外餘書如魚肉脯
醢羊鹿狗鼈有嗜者有不嗜者至如鹽醢稍梁凡圓顛

方趾者莫不賴焉雖然其書始于晉之江式成于梁之
沈約以歷陸法言孫愐丁度蘇軾兄弟毛晃歐陽德隆
劉孟容秦昌朝黃公紹至本朝諸老或修或註或增或
減或分或合或次第之或譜音之人々自謂光前絕後
今觀其疵癘瑕垢吾兄此舉亦無乃踵其武乎詳審之
蓋此書非精六書之義達四聲七音之妙知造化之本
原了詭俗之變易者未易與之言也走每讀經史力倦
神疲則偃卧于床手執韻書仰而觀之見其疵瑕百出
則拂然起坐噫嘻罵前人者亦是有之雖自知暴讀蓋

發憤情至自不能不然耳亦欲更正次第刪繁却語一
 歸本義以掃古今之謬所恨力隻工浩兼之家累病攻
 而未能也何幸得吾兄亦有志于斯焉詳審之勉成之
 又安知千百後無暴讀發憤如趙古則者勉成之詳審
 之韻補附去易林為微仲所假未還走之篆書藝不志
 此欲之何為好事始畢乃蔣尚之先生之姪也頗淑慧
 未知能繼其往否伴回勒此不具備

又荅顧希武書 趙構謙

某奉復草廬先生執事莊周云逃空寂者聞人足音疑

然而喜况古則憂困牢落荒林窮谷之間而得執事所
 遺長書及所註八卦三復累日若飢渴三日而得膏粱
 酥酪非若喜之而已寔有得于心腹肺腸也執事尚矣
 自抑之過而獎我之厚耶夫自抑寧過而獎人寧厚雖
 君子謙恭之道在執事之于不肖宜面命之耳提之猶
 有未至則踏擊之可也何獎我也若是古則不揣妄自
 務大六書作本義已訖然出以示人皆不能貫首尾力
 看教紙以規辨其是非否則但見譽而已何有如執事
 高明妙達心誠意專者哉然猶獎我若是終益我之

過云爾有便幸易以教我祝嘏執事言易註有與傳義異而恐取罵于人者是何傷哉且天地造化其變無窮道理亦如鳶天魚淵各有所得言其所得而已尚何拘之哉嘗次觀諸家著述雖瑩白如程朱亦未必無少擬雖疏誕如楊陸亦未必無一長况執事沉潜有年覃思既久博參諸家發揮本義又何謙抑之有而畏人之妄議也哉雖然以不肖觀之文王之彖周公之文孔子之翼片言隻字皆從完戲六畫流出蓋六畫之卦旨理明微奧惟象最著故假象之著者以明理之微奧者耳是

以大傳曰易者象也可以一言蔽之矣朱子雖疾取象太鑿者然亦曰看易若靠定象看便滋味長若只懸空看也沒甚意思執事見示八卦旨理則已明顯矣恐于說象處略有不足可憾幸見教餘容傾蓋以罄不壯

與吳鼎儀論韻學書 彭華

辱同館從事偶及韻學足下退而以書見諭破區區之愚誠懇、勤、非愛深者其克爾耶朋友講習切磨之道缺絕久矣不意復見足下也然所諭終與僕私指謬異請畧陳固陋夫有聲而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

書韻也者類其聲之叶者也使古韻盡存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沒以湮沒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犹能深考古韻而用之夫謂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有不同明矣詩三百篇強半出于閨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且一字而有两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澤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為芒特釋韻時強轉其聲耶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

讀為芒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幾几時而今之韻于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為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而為二其不同已如此而况數千百年欲其一一若目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為房六切而服見之于詩者當為蒲北無與房六釋者古人未嘗讀為房六也今讀慶為正正切而慶之見于易詩者皆當為驅羊無與正正釋者古人未嘗讀為正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為蒲波切轉而為蒲麋耳顏延年以霾施霾以程得聲則霾初讀為陵之切轉而為

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草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墜高能自勝持也後人乃訛轉為苔音若

彭華

山傳之為福

一二數始就下所及者而言之六

今不同多矣試以文韻語觀之字自蒼頡古文變而為籀篆不變而為小篆又變而為隸又變而為楷為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其同耶異耶詩自三百篇變而為離騷又變而為五言又變而為七言又變而為近體為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耶異耶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

者賴有載籍之傳為字之音韻也亦猶是也于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釋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于今而誣古人也意見而遂訛僕之張喙何自信之篤而謬僕也僕每覩足下嘿々自處誠以為無可語者若僕環視其中蔑如也故每有所疑輒以質于高明夫豈好辨哉誠惡夫坐井觀天穴牖窺日者之自小也惟足下不卻棄以僕之言稽之古察之四方訊之一二博古之士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賜教益則幸甚幸甚

明如海 卷一百七十五 七
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草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
之取義築土匡高能自勝持也後人乃訛轉為苔音若
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教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
今不同多矣試以文韻語觀之字自蒼頡古文變而為
籀篆又變而為小篆又變而為隸又變而為楷為草以
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其同耶異耶詩自三百
篇變而為離騷又變而為五言又變而為七言又變而
為近體為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耶
異耶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

者賴有載籍之傳焉字之音韻也亦犹是也于今可見古
人音考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釋韻非
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于今而誣古人
也意見而遂訛僕之張喙何自信之篤而謬僕也僕
每覩足下嘿々自處誠以為無可語者若僕環視其中
蔑如也故每有所疑輒以質于高明夫豈好辨哉誠惡
夫坐井觀天穴牖窺日者之自小也惟足下不卻棄以
僕之言稽之古察之四方訊之一二博古之士求其至
當歸一之論以賜教益則幸甚幸甚

荅李仁夫論轉注書楊慎

遠枉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耶凡字皆可轉耶走近注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者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髓伐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于啟誨之乎敢無以復蓋轉注六書之變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據以為定若法家之玉條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凡見于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者轉注也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拱諸注之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

深究其本原作韻補一書程可久又為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衍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復見而可以難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為字為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天忝忝鉄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鉄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忝鉄三音皆無義而不可轉鉄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

不互也日為之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日出于本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景炎故楚詞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犹呼日頭為石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去中之為字中腫仲竹亦如之此類剛推之則窒矣詩之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為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卦之義者不過該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勿之取也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以無異

于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于詩也漢人賦頌史漢叙傳楊雄太玄焦贛易林其取韻又何嘗異于詩楚辭哉至于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于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韻皆可通其所推行枚乘出于易詩楚辭賦頌玄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畫南山之竹不足為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為其韻矣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切于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于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說理則曰漢

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以下無人識解經盡廢
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心為詩文則弗踐韓
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于音
韻之間亦不屑蹈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為今舉
其略如園之音云鵬之音鷓鴣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
于古則易詩楚辭無有也求之于今則方言謠俗不教
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以呼天為鉄名日為忍矣可
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略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為是
故爾近日宋學王相古學休囚程文之士一經之家尊

宋人比于聖人習語錄謂之本領一聞有言議及宋人
弱者掩耳強者攘臂以旁搜遠紹為玩物喪志以束書
不觀為用心于內聽予此言能無夏虫謠冰乎尚賴一
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輩此道尚不墮也執事又謂欲作
一序見執事之得才老之失慎也未學豈敢望古人而
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襍
宋人之作而于經典注疏子史雜字尚多遺逸其顯而
易見者如左傳之鞠音芎毛詩之咥音戲古昔有藉于
是特未押于句杪爾譬則繡穀之未裁翹葉之未釀也

謂尺刀之餘為綺麗而遺幾杼杯勺之餘為酒醴而遺
甕盎可乎予之所注詳于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汰
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蓋在
于是亦使好古者勿惑于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其
才老所取已備者不復載間有復者或因其謬音誤解
改而正之卑聞孤證補而廣之故非勅說雷同也或曰
子之古音遽之合昭韻嘗取王岐公銘詩矣下是猶一
二曷嘗不取宋人也予曰昭遽合韻祖于楚辭是以取
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夫宋人不師古也凡

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搗張子尤款：是書予語以
近世之崇古大而不知崇古韻猶清廟之祀去簋爵而
用杯盞洞庭張樂葦箏塊桴而進琵琶箏箏也亦无不
稱矣或時于賦頌用韻止以音轉小注一叶字問其音
解瞠然不能答也是不以為鈎深致遠之淵而以為御
窮劑急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說誤之哉張子欣然擊節
謂子此言惟中溪可與晤語惜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
何日明燭散帙如對點蒼坐鶴亭時乎臨書于邑

與楊用修太史書

陸棻

案自羈貫時誦公文章已深嚮往及壯登仕與令弟用
德為同年又同入館每從詢公動定之詳以不獲侍教
為恨其後自諫省謫都勻間于一二士友家觀公手書
滇中諸作良用歎服歸田以來始得轉注古音略讀之
為不忍去手竊謂此義自漢迄今學者皆尊信許氏之
說莫覺其非雖趙撝謙嘗言之而未盡惟公卓然有見
于千載之下獨特偉論成此巨編其曰中夾滌之膏盲
而起叔仲之廢疾者雖自謂可也甚盛、第其間猶
頗有可疑者案也過不自量嘗欲書之以請質焉願先

達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而濟以精詣博洽之學論議
所及前無古人其著述豈晚末所當置喙是以遲回未
敢遽出其說既而思之此書閎繫至大苟纖微不盡便
成千載之憾所謂不欲以疑網墮來哲固公之盛心也
不勝愛莫助之、願用敢忘其固陋而卒陳之惟公察
焉夫此書既為轉注而作則當依許氏說文之例以字
之偏傍為主凡其轉聲皆疏于本、事之下庶幾網舉目
張一覽可盡乃今置偏傍而用韻則有難言矣蓋一字
而每韻皆見則不勝其煩獨于一處說之又未能曲暢

如後語所稱再轉三轉以至八九轉者今此書能盡之乎今後來者討尋而莫得其源流恐不免有遺議矣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也謂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此至論也傍音姑勿論若叶音則吳棫韻補具矣其有譌謬闕遺不妨拈出或附見于後如古音餘之比可也今摘取其一二以群入諸韻則未知其義為轉注乎為叶音乎其他不錄者豈盡無足采乎去取之間當必有意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古文奇字如東韻之難支韻之黠虞韻之蒿因者諸篇往往見之此等蓋不勝紀載

誠欲扶微廣異自可搜輯別為一書而以雜之轉注之列則恐非其倫類也與序文所謂匪徒逞博磨累卷秩者其指得無少異乎此愚之不能無疑三也其他援證字義或千慮一失尚有可商確者間亦隨文箋注別錄以備省覽敢托時川公為之先容然祭猶竊愧懼不敢自安深惟著述之功創始者難而求備之論後出者易矧以祭之謏薄寡聞而輒議及此誠亦僭妄之極矣所敢自同季緒以犯公家德祖璫之訕亦恃公曠度高識不翅能為丁敬礼也如或恕其狂愚敢示可否使積

年之疑一旦氷釋則鄙人之幸大矣非所敢望也惟公寔重圖之滇載記方謀校刻俟完即寓上舍甥姚某之官重慶便冒昧布此臨書悚惻不知所云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三十

教學

與萬思節主事書 唐順之

承示途中遇險及當局冷眼之說足知新功甚慰甚慰熱處冷得絕勝冷處冷得然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為說故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吾友間居少過却是

不曾料揆提醒精神吾固預憂吾友涉川之難今吾友
自知之矣自此緊着功夫常從危處操心常如與天
吳河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閑悉無照破即世間一切大
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于困險中有至樂于安
平中却是有至憂然哉吾每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
與証明絕學非歷教之謂也然歷教自郭氏以來亦成
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于守敬下來
中下得幾句註脚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為歷祖
吾向來病劇中于此術偶有一悞頗謂神解而自笑其

為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近得來書乃
知復有透曉如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
謂透曉而歷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歷理者七
政盈縮遲絕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歷議及
緣督氏草象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祇官祇知其教而
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為透曉而歷官所不解者耶
蓋史者太史造歷既已間定日纏盈縮月離遲疾去極
遠近渾淪得一天性在胸膈中而欲傳之形器之間以
為歷本則是以教尺笑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蓋其難

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歷既已測度而姓與都等不能為美之時也古歷大行為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教獨得一法曰弧矢圓美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為黃道黃道變為白道者最為圓机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時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来歷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歷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圓術頗在焉試問之歷官亦樂家一啞鐘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歷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

指如前說雖極精微而眇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綴術乃是寔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教夫六藝之學昔人以為教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歷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教而不知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義而不得其教則施之寔用既無下用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歷家自謂得其教矣今歷家相傳之數如歷經立成通軌云々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教也弧矢圓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教也死教言語文字也活教非

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教雖掀翻一部歷經不啻一字
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教則挨堵
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歷理有知歷教此吾之所以
與儒生異也知死教又知活教此吾之所以與歷官異
也理與教非二也教者理之寔致用處也活教死教非
二也死教者活教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
教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
而欲蓋過疇人布美積分之寔用不知豈便吃爾蓋過
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而然不特歷也大洲其

于吾言有合耶否也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
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地之歷教而未通乎人心之
歷教者又一行守敬輩之所以為蔽也今未暇論也雖
然所欲請教于大洲者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
及此毋乃以我不知務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
歷家一二緊要語大洲印証如步日躔中盈初縮未限
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教也又如步
月離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也歷家
知據此死教筭布而已試求其所以平差立差之原與

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恁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著求卦之初叁伍錯繅而陰陽未分之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為九為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荆川歷學得之山陰周云淵：著有成書而荆川于數論之外無他見也但怪荆川論歷曾不將云淵說起寧稅其所從得耶後來邢雲路作律歷考本出布衣魏文魁之事雲路掩之為已有然考中所載歷議又竊之雲淵而不留其姓名張轉相掩不可解也

論五行書王廷相

廷相頓首柏齋先生執事昨承諭以五行之說舊與僕同今所見與僕異竊料執事之意似以為而昨非矣以僕觀之執事可謂中于世僕之感反迷真而舍其故智將為不善變者也何以故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所作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甲乙屬子夾屬水之說然亦偶爾定之即以為當年為甲子歲仲冬為甲子月冬至為甲子日半夜為甲子時耳不知經歷幾千百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途立論無所本始不待智者

而後知矣執事乃信然從之豈非不勝于世俗之曉者而透為此無稽之論以附會于仲尼之道乎迷真而舍其故智非耶夫且五行之氣无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内无在全体俱在已安有今日為木明日為火又明日為土為金為水乎何春止為木夏至為火秋止為金冬至為水乎何土惟王于四季而餘月土氣即絕滅乎執事試再思之此理然也否耶此論是耶非耶大觀真識之儒不惑世俗鄙謬之論者皆足以辨之矣不意明達物理如執事推明孔子之道如執事而反其失其真如此

使僕無所望于斯世之儒豈不為可歎哉執事曰但世人之言五行亦有奇中者故不耐何信之遂為說曰如人本無姓名也苟定其姓與名為他人呼之无從而應之氣本無水火木金土之名也今人一定其名則其氣隨而應之謂氣有神應然矣嗟乎執事之迷何至此極也僕意執事欲附會于世俗之論而不得強為此以自解也不自知其陷于怪謬誣妄之歸矣夫人也氣成形体而具神識者也故呼其名而能應之不知五行之氣亦有形体如人之知識否耶依本附草人言甯梁如鬼

物之作崇否即不知甲乙之日木之神氣主之而水土
金木之氣遂能退避相遜耶抑有所管轄分定而不敢
越其職耶不知人定其名彼何以自知其為金為木為
水為火為土而即順應耶此恐決不能然矣執事所謂
世之言五行有奇中者此何足異耶蓋多言而庸中耳
僕嘗謂不用五行亦能奇中試以士人舉進士者十人
僕舉其文學體貌而懸斷之指某日後日官至上官中
間履歷平順坎險隨意而道指上曰何如何如何指某曰
何如何如他日驗之必有三四中者且亦有二奇中者

何也此皆士人之所必有者若以為白日飛昇則無能
驗之矣不中者人不傳之矣中者必傳之以為神然則假
五行而奇中者何以異此大抵神道設教古聖人卜筮
之微意也然于大道無所闡蝕至于五行星命範圍皇
極等術足以壞亂仲尼純正之道不可一日容之以惑
世可也執事必欲求通其說而附會之何其迷之至此
極也望再虛心思之勿為率隱之過幸甚幸甚

荅何粹夫書 王廷相

邇者蒙示陰陽律呂管見多先儒所未發之旨教我多

矣但所論人死魂升為陽而能則不敢奉教陰陽終竟不能相離凡以為神者皆陰陽之妙用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死魂升乃陰陽之精離其糟粕也不可謂獨陽而无陰大抵陰陽論至極精處氣雖无形而氤氲焘蒿之象即陰其動蕩飛揚之妙即陽如火之附物然無物則火不見示是也故人死魂升而能神者此也執事乃離絕陰陽為兩物但恐陽无所附着不能自為形體耳望再思之樂律與愚見同者亦多中間如五音以宮商角徵羽為序又曰五音皆從詩章之音節此其大

不合者五音節序皆人聲氣自然之節度故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非一毫人力可以強為者宮商角徵羽論清濁多寡之次序可也謂樂曲音節之次序然非其本然之妙焉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无定故宮字本音也使在第四字則亦可以為羽音而用之商字本商音也使其在第二字則亦可以為徵音而用之何也為人之聲氣節度所奪也此二端者樂律之大要大本世之儒者不講久矣漢之制氏徒能記其鏗鏘鼓舞之音而不能言其義又何足怪哉陳氏之去二

變不用四清者皆不達于此道而臆說故也兩山以宮
 為清而黃鍾之管三寸有奇此不足深怪蓋閩人無喉
 中之音誤以唇舌不正之音而妄為之說也僕往年亦
 曾有樂論數篇以無佐史不得錄奉請教俟後圖也辰
 下漸暑惟若時自攝不宣備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三十一

技術

與星士曾克新談命書 馬一龍

星士談命反覆其子平五星之說以為人之窮通壽夭
 皆一定而不移者某詰之曰若所以為人立命者何據
 曰歲月日時八字也前此無命乎兩儀既構五行交併
 候忽之間渾為一氣受氣布形萬象森羅稊稌成質體

裁各足雖其元苞未脫呼吸在母而造化已成運動由已矣謂此有生焉未也歲月日時乃不推此而徒求之脫胎之後則渾天貞一之氣反不若破天散隋之精乎星士從古庵先生以來不能對反問古庵古庵教之復先天後天本來一氣生時八字後天氣也父世受精先天氣也由後可以推前得此可以識彼其言誠是但人知桎梏而死不能知桎梏而生者也溟滓兆形十月始足一如珠露耳如桃花乾元默運于內而坤鼎乘于外一呼吸之殊一情欲之感一寒暑之侵一飲食之失其

間耗氣奪傷胎損乎三百日之久不知其幾故嬰生而疾病長而夭折皆先天之氣有所不完固耳其脫胎也又安得歲月日時支干生剋與受氣之初无少差殊乎非有太如胎教如文王者其不桎梏而生也或寡矣大抵太虛之中網緼充塞神寓虛中虛寓氣中萬物得一虛則生盡一虛則滅然神不可測思虛不可捉摸陰陽閤闢剛柔摩盪網緼中生氣：中生虛：中生神造化自然之妙也氣之所聚有厚薄則虛之所涵有大小虛之所涵有大小則神之所得有多寡一寔萬分網緼中

原無破綻又缺雖纖悉觀縷而得之者無不全體充足此一天星斗倒從支干入宮孤虛旺相從其局虛之是執器以索理循象而羈神術之小數耳而況其術者又未盡得也何以言命其人持其說復古庵古庵報謝

與進士陶希文論葬書

承示郭景純論葬書一冊凡八篇予讀之其言簡而要其理順而明視他葬書膠于禍福利害者大有徑庭矣然竊有可疑者三有不信者一蓋景純之在江左號為博學高才多識奇字所著江賦史稱其詞氣雄偉以今

觀之信然使此書果為景純所著其間必多証事據理而先王葬埋制度與夫藝文志宮宅地形亦考求所自未應鑿空架虛而為是無稽之言也矧其文字有不類乎此其有可疑者一也夫列傳所載景純妙于陰陽歷笑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為人禳災轉禍通致無方無慮數千言其末止載景純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及為人葬龍耳二事而所著有洞林卜韻音義圖譜三言穆天子山海經教書亦無葬書八篇世次久遠口耳相傳其間如蕭古所撰大抵與景純不殊不知草

廬何據以為景純書也此其有可疑者二也且景純為人
所葬必背凶而趨吉必向福而遠禍其歷世必欲其久
其門戶必欲昌此固無俟于言也然則何為卜葬暨陽
卒致雙柏之禍豈謀于人者密而圖于己者疎耶此其
有可疑者三也商書有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蓋以善惡係于己禍福聽諸天不可以採取而或
得不可以智計而苟免所為莫之致而至者是也今此
書所載本體得氣遺體受陰乘其所來則富貴而吉昌
犯其所害則貧賤而凶厄使其言果信則禍福不係于

天而係于地勢之美惡也善惡不証于人而証于山形
之向背也豈理也哉夫死者之葬于地犹生者之宅于
家府第者王侯之所宅也解宇者官吏之所宅也村舍
者民庶之所宅也營壘者軍旅之所宅也脫民徙于營
壘果能為軍乎軍徙于解宇果能為官吏乎官吏
徙于府第果能為王侯乎何也貧賤富貴初非壘舍府
第所能移易故也今以貧賤之人欲穴富貴之山以利
其福是何異于徙壘舍府第而欲移易其富貴者耶其
有不可信者此也故諺有之曰屋下人無福山頭土不

明文海 卷一百七十八
靈此言雖鄙寔可以破千載之惑屬有目疾不能詳書
不知天下以為何如莖書奉還希檢納萬一軒再拜

予能德物以力少信務之五福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八

餘姚 王宗義 編輯

書三十二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由
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
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
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寔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八
進于左右焉凡人有所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問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

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于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士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

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
得時措之宜也職事于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

夫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于愚言之贊哉然僕聞知者
十慮必有其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

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于
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
疎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受執事之至如什
者固多矣竊謂忠于執事則未必盡僕若也伏惟少垂
察焉

与方正

學書後評修之福

故不能無言于左右

論武銓書能過

月日兵部武選主事能過頓首達尊少宰君侯典謁所聞
程力構謀者知士之度也赴時投機者懋功之要也
傾否出治者大人之分也君侯以盖世之英震動宇內
自薦紳放于萌隸想望高誼之日久矣程其力無不可
舉而又受知陛下深所簡在值聖明之朝身為列卿與
廟堂之議解禁之會何可後時旬內嘗承介使詢及選
人聞者頗不悉君侯之意過獨知大人之度兼善成務
方以共修王章建治平之業謝天人之望垂竹帛之名

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
得時措之宜也職事于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
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于愚言之贊哉然僕聞知者
千慮必有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于左右
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于
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
踈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受執事之至如僕
者固多矣竊謂忠于執事則未必盡僕若也伏惟少垂
察焉

論武銓書能過

月日兵部武選主事能過頓首達尊少宰君侯典謁所聞
程力構謀者知士之度也赴時投機者懋功之要也
傾否出治者大人之分也君侯以盖世之英震動宇內
自薦紳放于萌隸想望高誼之日久矣程其力無不可
舉而又受知陛下深所簡在值聖明之朝身為列卿與
廟堂之議解禁之會何可後時旬內嘗承介使詢及選
人聞者頗不悉君侯之意過獨知大人之度兼善成務
方以共修王章建治平之業謝天人之望垂竹帛之名

無惑也謹以選事奏記君侯察馬天之生民盛矣由一人乃至數十或有百千無算者皆是也而地不加多國家自由州供上輸邊之費其取諸民殆無餘利民已困罷一有征調率不能堪而公家之財歲有常經即使少有贏餘亦應為緩急之備今四邊多壘行陳往；擒凶魁縛徒從奪獲馬牛羊器械者則國家思所以報之舊者未消新者立至地之生財既不加多欲責取于民則亦已稱疲公家勢又不得裒益以奉之所謂上下俱敝者矣往時賢哲深惟根本洞察律令分辨時勢至其子

姓限以三世五世有入刑者麗以常法奪其世爵其子姓即隨所附籍令世；復其家無有所事徭戍可謂義至精也然猶有遺說者三焉今之武選異于吏曹吏曹自正途外吏胥醫歷譯鞮之官皆籍焉武選務在清武臣而已武臣不可徒清計莫如令程其功便然言事之臣皆曰洪武永樂創業之時異諸後世其所除拜兵吏雖不歷戰陳不得輒議裁損然招諭之使幹局之勞乃至持金鼓采海青歷年月者諸凡途之不一是果何武功也今法皆論首鹵授之官祖宗時武人子孫蒙其已

成獸坐享賞延之澤不敢究詰過愚以為非惜紈袴之心失祖宗大同之義一也過江之功非僮子所知顧五年之間其官乃與百六七十年等竊意文皇帝深念從事酌一時補助之情非萬世之計也攻圍克陷固不必深言至如大營朝見者并一軍寵秩之其賞可謂太多矣永樂中有征討官繫獄者文皇帝曰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然則曲庇新官蓋亦有司之過非盡文皇本意也王者以天下為度不宜示人以私探君之心成其過舉當時之臣可謂不忠今又失此時不議裁損竊恐

至于大壞而思改絃雖有善策抑亦無及矣此其二也今職官有世襲有流官言者指流官以為高爵要亦不盡事寔過以司存常從內府觀貼黃文雖試百戶乃有稱流官者非必指揮使以上也有始為流官而後欽准世襲者然則指揮以下不可盡襲亦當分世官流官矣今槩而授之據非所據與初意可謂不侔夫世襲尚應裁損流官何得坐靡也不審當世之臣果何為使因沿至今此其三也此外又有中官貴豪特為冒濫竄空名尺籍中徼倖苟得大將有不賞之懼則畏其勢不敢難

也往年大將及撫臣惟第設奮勇諸科以待之奪士卒功尚少今例諸奮勇而無擒斬者與雖擒斬而非為首者被傷者諸執大將旗有功者尚有一二其子孫皆不得錄于是直上首鹵避他日褫奪計甚周過愚以為諸中官貴豪者子孫雖有真功一世後不與凡士齒止其非望然後武選庶幾少清嗟乎君侯天下之事未有極重不反之理易曰窮則變；則通變通宜民不可有後時之悔過抱區；之心年所于此矣告之莫有應者力又不足以行之君侯存心天下又適因下問選人計舉

斯心宜莫如君侯者敢願君侯少為留神言出于君侯之口上下信之勢宜多可行者國家之利也伏惟君侯恕其狂瞽詩云楊園之道倚于畝邱此之謂也某頓首頓首

上西涯先生論時務書黃綰

綰聞士有為知己死者夫苟可以死也其未至于死者敢不盡其心以為報乎公固以天下士待綰矣綰可不以天下士為公報哉今公之事有大于天下者乎大於天下而不盡其心奚所盡其心也曩者先帝棄天下公

與二三大臣皆受託孤之命翼今上嗣登天寶遠近聞者莫不舉手相賀謂有老誠忠壯如公者為國股肱必能推素所蓄積引君當道蚤更新化以慰天下人神胥望山川改容以俟者幾兩載于茲今乃宜聞不聞人將疑其失望且云朝廷上下有不同量諸公皆去公獨欲去未可而在始則甚惑惟懼公一日亦去則國無人既而思之知公前日之志在于終濟天下不有其名者也羣公之志在于速靖一時急就其名者也蓋公能用其愚羣公不能用其忠羣公不能用其忠此

羣公所以一奮而輒去公所以從容而有待者在此矣古之大臣固不以吾君為不能而必去亦不以吾道為必行而必由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立乎其位仕止久速各隨其時故身無牽制而心常奮然以有為否則山林丘壑何往而不適哉居今之世志之非難行之惟難縮常念當今之故叅已然之跡中夜以思矍然而起為之痛哭流涕者幾誠恐太平無事之兆端不如此不知公為善後之術將何道以先之縮聞唐虞之際亦多事矣惟其君臣能知制亂之道通其變于未窮卒底至治

易曰窮則變、則通、則久不爾則如晉之張華專恃維持謹守故常延以歲月天下大亂身卒不免為可哀也惟公明審二者而早圖之今千瘡百孔道漏補弊要非一端所能盡縮則敢摭其要者言之其一曰古之大臣知治亂之機在于一人一人之机本諸一心故必先勉其君以為學夫學所以去人欲全天理不學則人欲之萌如奔流誰得制之比桀紂胡亥楊廣之徒終蹈滅亡而不悟者也今上厥初嗣服小人得以他技易其聰明他道啟其非心豈非不學故也不先慮此徒以危言

激之遂欲于君側取十數奸輩而殺之為計不已踈乎自昔君子欲去君側小人反為天下之禍者何限今欲少遏其橫尚不可得况得殺乎孔子曰君子信而後諫不信為謗己羣公不此之思何其昧耶為今之計只宜于羣小方萌之初但知邪正之辨而不立邪正之名率諸元老往召其儔諭以先帝之意曰若皆先帝所選養青宮之素倖不患富貴之不極惟患有富貴而不能保今上春秋方富行義未彰大臣未和百官未輯四夷未撫庶民未孚得則治不亂特毫髮耳先帝臨崩目不能

瞑倦、惟二三老臣是託若豈不聞乎今水旱頻仍災
變屢出民窮財竭怨咨載路盜賊方熾邊報復急若常
密迩何不一言于上以有盈成之業而若亦得以保其
富貴願猶蒙蔽之乎萬一事机有失雖欲一飯苟活不
可得况富貴乎如此詞懇義正雖未能改其惡亦可小
沮其心而無他于是專勸主上以講學擇經德明脩之
士朝夕啟沃弗使間斷則天理可明人欲可消彼輩雖
奸將無隙之可投君德既正然後圖而去之未晚也且
周之成王乃中才之主幼而踐祚太公為太師召公為

太保周公為太傅及左右近臆咸選正人開其聰明養
其德性所以卒致成周之治豈偶然哉其二曰自古帝
王皆先修其內政而後及于外政夫閨門無法王化無
本天下何恃而治周道之盛今古罕比然必閨睢麟趾
之化行而後江漢汝墳之俗變周公六典所以致成周
之盛者廼以宮正宮伯至閨寺嬪御皆屬天官冢宰其
旨微矣及其衰也皆由于閨門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
之此不修文王之道而廢周公之法故也今天子新立
中宮初冊奈何以五六刑餘外持人主之命內挾母后

之權威相中外勢傾上下一時皆為蒙弊不敢指摘其
奸是以宮庭雖無醜議家法必致難守安得不為慮哉
自今修之猶未為晚舉祖宗之舊章求前代之覆轍或
諭經筵勸講之際或奏于皇后太后之前庶交相警戒
早為持守失此不救人主之血氣浸盛情欲之愛日
益深聲色之悅日益盛內庭近而易親恩常掩于義外
庭遠而易踈義不勝乎恩此其已極雖百伊周不可救
矣其三曰椒房之戚寔閔衽席之恩此人情之易厚苟
非明哲之君至德之后孰不有所私金帛之賜足極其

富爵命之加足極其貴富貴之極而不驕者鮮矣况常人
之心知求而不知足知貪而不知止如漢之呂王晉之
楊賈唐之武楊擅權專政致危神器覆宗赤族昏其駘
也故古者帝王婚媾不以微賤上匹至尊必擇先德之
舊家法有承賴其陰佑以培基本綿無疆之統今之外
戚貴極人臣富可敵國貪猶無厭有識為之寒心近雖
稍收歛然無籍之徒尚盈門下抑之則怨縱之則無所
不為且多知禁密之情國家無事則已苟有毫髮其常
懷快之心將一日萌動挾其膏梁愚闇之人肆為非

禮深可慮也反覆其故始之不由德族繼之寵遇大隆
以至此耳迺聞今上擇配攬戶之家何不以此為監耶
未幾果聞造屋聞置莊每用幾千萬銀例照皇親畧無
搏節爵命之加無異前事而前日之貪橫將必不遠與
之同矣此皆祖宗已來外戚所未有者今事已遂將何
咎哉漢竇氏初寵于文帝周勃灌嬰請置師傅教之由
是長君少君終身退讓保其富貴王氏之盛梅福亦嘗
與成帝言之成帝不用卒之篡竊今之外戚既無先德
之可承又無家法之可守惟當早選師傅以教之或別

置尊官于宗人府兼攝外戚別其賢否論其爵賞察其
奸凶制之以法使無所縱不惟外戚之家可保富貴而
母之德亦于此有助矣其四曰古設閹宦專便閫內役
使他無所為刑餘之輩必鮮忠良小用猶為不可況可
以攬天下之權哉漢宣帝以霍光專政為戒故輕宰相
之權而恭顯遂得肆志至于元帝而天下蕩然蓋權在
宰相雖專制猶得斥其非而去之在閹宦蟠據在中人莫
之測或傳內降或托御筆諫官不敢執九卿不敢問
而令甲之行常為所播弄夫前日閹宦皆祖宗舊人縱

有所為猶知祖宗法度自今已後前日者皆老死晚進少年皆代之彼寔不知祖宗法度但知威福在已悍然橫行無復如何此尤可憂也貞觀之制內侍不立三品只供內庭掃除不任以事本朝太監不過五品亦不許任事視貞觀最為良法奈何至今玉帶蟒衣儼然侯王天下操柄盡歸掌握今欲正之固難一朝而變議者謂莫若章奏之進所奏之司以封目先投內閣內閣計所奏請至尊于退朝後親御便殿更番上直侍列討論若遇安危所係刑賞黜陟之大雖內閣亦不得專必召進

九卿科道集議可否務合天下之公衆論既翕然後決自上裁行之唐太宗每與大臣議事必令諫官憲臣史官預聞之有不當諫官得諍之憲臣得彈之史官得書之有勸宋仁宗事當從中出者仁宗謂曰事正不欲中出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有過失臺諫得言改之易耳人主尚爾况闔宦乎其五曰朝廷之有言官猶人之有耳目有耳目必耳司聽目司視而人之用完人無視聽則不得謂之人矣朝廷而無言官何得謂之朝廷乎晉侯問于叔向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

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也故明主知此必虛己以納其言優容以作其氣罷黜以激其不諫重賞以旌其能言有不合縱加薄責旋即起陞猶慮其不言未聞轉喉觸諱動即禍隨內外遮羅骨鯁一空朝野相視咋舌噤口不敢論天下之事豈有指鹿為馬之心將復萌乎夫言官所係不止通否塞亦將以折奸人之萌救內重之弊若反為奸人所折內重之勢自此固矣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脇御史臺可廢也抑不見盜將有意主人之家物必先毒其吠犬吠犬

既死不為之防盜必大至故主人方一吠犬之死即為意外之憂急求數吠犬以繼之使盜知主人已覺而不來此良策也今之所憂有異此乎况言路風采消委已甚苟非豪傑焉能有振當擇素通古今貫達義理忘身殉國不顧己私者使居其職專責以言養其鋒銳猶可及也若或不然徒以脩位欲正君而不知正君之術欲彈劾而不知彈劾之方欲議禮制而不知典章之源欲論机務而不知成敗之幾其好名喜誇者或激利以成禍患其吳悞不振者惟循默以待陞遷或伺死虎以繫

之或窺腐鼠以攫之甚或排正人以報死怨或引非類以布私恩夫豈不為奸人之資重為天下患哉夫言不言不足論惟言無不濟天下斯為難也其六曰祖宗立法皆試之于民雖有缺遺天下久已安之且且四方異土風俗殊尚故治各有宜若強其所不宜使異同之斯亂之兆也近者有司每以意見逞能非由講習思慮之精妄將舊制彼此移易日變月改徒見耳目之紛更而不
知何者為適從以致奸民因之而愈謬奸吏乘之而為
春秋書魯邱甲用田賦重其更端之始為民患也此乃

往事猶未為甚今宦豎竊權于內必將施暴于外流毒
初出如川方興不至引用非人大為紛更不足以行其
志若不申明舊典定為中制責成有司謹守固持以遏
其机紛、變亂為生人之害其有窮乎自昔敗止鮮不
由子孫變其祖宗之制唐元宗無太宗之哲而不守貞
觀之舊卒致天寶之亂宋神宗無太祖之明而輕變開
寶之章終北南渡之禍夫創業之君所與共事之臣皆
身歷艱難慮患之深立法之密有非後世所及後世雖
有才智不若其更涉之多天下至大庶事至夥苟非歷

試其艱深明其故誰得輕變之哉是故不知立法之意未有不亂法者也知立法之意至不得已而後變之斯為善守法矣其七曰君之為君以有民也得其民得天下矣失其民失天下矣民未有失天命未改雖有智者不能謀之勇者不能奪之若使飢寒切軀之身仰不足以事其父母俯不足以畜其妻子則人心離散非君有矣民既不為君有君何藉以有邦哉西漢傾危之勢不絕如綫光武乃以一旅中興蓋人未厭文景之德王莽不得以草天下之心邦本固也東漢之衰雖有

先主孔明之賢勇將如雲謀臣如雨卒之不能復有漢鼎蓋人厭桓靈之德曹操孫權又得以草天下之心是邦本不固矣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慈幼曰養老曰賑窮曰恤貧曰寬疾曰安富所以致其蕃息結其歡心淪入骨髓故民常戴其君之常得以有其民也今海內旱潦常半官疲于徵歛民困于追求鬻妻賣子流散四出初雖有年穀之登常不免飢寒之苦賦役日急一日前日之所謂富民今已退為窮民前日之所謂窮民今已委于溝壑廟堂不知省守令不知恤皆謂祖宗

積累之深有足恃者漫不為慮馬周曰當修之于可修之時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後真至論也其八曰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窮者義也霸者所以陷弱人心貽毒後世者利也推其至中國之所以異于夷狄人類之所以異禽獸皆由此也若徇人欲而忘天理則孟子所謂不奪不厭雖有天下其能一朝居乎蓋自孟子以往真儒間出義利之說漸晦于世雖有老師宿儒尚或以義為利以利為義所以傳之于人謀之天下國家皆不免功利之末流之于今

遂無可辨以壟斷因利盜名欺世為能事以刻核攻訐浚髓剥膚為有才以奔趨進取為當然以學古求道為迂誕持論以矯激兩可為能言臨事以逐諂詭免為得策隱忍苟容則為有德締交阿黨則為善宦榮華莫大于戀祿羞辱莫先于去位賄賂公行于上下浮薄尤工于學校爭訟大半于齊民有司不省治本特以簿書錢穀為大務胥吏因知國法特以漁獵剋剝為生理交征于利相習成風人心穢濁恬不知怪何以異于秦隋五季之亂也失今不救求利之害其有窮乎惟在上者身

先仁義以絕求利之心公行賞罰以正趨利之俗使天下曉然皆知明揚罷拔必徇公守義之士放逐廢棄必謀身務利之徒如立表示人々知定向交修于仁義之中以振拔乎功利之外則風俗丕變而治效可求矣其九曰天下之所賴以存者網紀網紀之大有三明用舍公賞罰敦倫理持此三者斷而行之所以齊人道調萬化者矣今賢者未必用之者未必賢暴官汚吏未必去清德懿行未必彰賞之不足以為勸罰之不足以為懲人之犯法視為泛常謾不之畏倣倣成風愈犯以懲必以

至父子相賊則懷忿而讐怨婦姑不悅則反辱而相譏諸婦昆弟告訐肆行男女內外賣無紀夫常制于妻或殺其夫小兒嬉戲罵其父母都下之人時常醉酒詬詬及乘輿強者欺弱富者凌貧剛拏力攫恣所為官長視小民如猛獸常懷抑伏小民視官長如寇讐每含憤怨此皆危邦之陋網紀之失莫甚于此竊惟朝廷天下之首綱紀所自出若黷其首下無不從所謂賞不必徧及于人而人自勸罰不必徧加于人而人自懲夫賞常行于君子而罰必及于小人此朝廷綱紀所以立也賞

常行于小人而罰或及于君子此朝綱紀所以廢也齊桓公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死信豎刁易牙遂至身死而不救唐玄宗初任姚崇宋璟以致太平末相李林甫而國大亂則知君子小人之用否所以閔繫于綱紀者何如哉其十曰國家太平既久民生不經塗炭憂愁之苦心思淫逸勞之則怨擾之則驚幸者國家無事無以啟其非心若使一旦少有驚變動之以饋餉加之以飢饉弱之狼顧偃蹇驕怒各將逞其蘖芽或有一二奸雄伺候其側假托名義指朝廷之過失執

生靈之詞說攘臂呼號鼓舞而起當此之時將帥不足以應之武備不足以制之亦聽其自為而已近者國門之外盜賊時之竊發聚眾劫掠白日殺人有司皆以小事不聞畧不加意及其猖獗偶得勦獲又以為功盡行陞賞甲子之卑僅兩直隸浙江山東數處飢殍盈道流民充斥焚室廬殺妻子羣相搶掠曉之怨呼有司往來旁觀莫可誰何尚賴天祚國家二麥成熟即時安集不至大患又有海寇漳州人者不知姓名駕大船數十艘聚党幾萬人借擬旗號出沒温州福建沿海境

上招誘奸民不時劫掠前年于温州殺金鄉衛指揮一人軍士數百人又前年殺黃華巡檢司巡檢一人弓兵數十人有司皆以遠方小事匿而不聞翫以為常既不及時剽捕又不加意防禦其勢駸々豈終為海寇者乎又近日蘇州民施天常寇虐為非蟠據崇明海上亦因有司姑息玩愒所致今雖偶爾捕獲然四海之廣踵之豈無其人元末敝邑方國珍與蔡亂頭以王伏之讐逼逐入海為亂之初亦甚細微遂不可制終為張士誠陳友諒之階豈非遠方哉凡事未有不起于細微而生于

所忽星火不滅終必燎原蟻孔不塞久且潰堤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大畜之六四曰童牛之牯元吉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凶羸豕孚蹢躅皆言絕惡者當防之于幾微也羸豕之孚誠在于蹢躅又言止惡者不可徒以一時偃伏而忽之况今國家未能無故誠恐勝廣巢角之徒或萌于草澤而鉏耨棘挺之類或起而應之可不慮哉其十一曰羣公卿者皆前朝所任之舊臣長養成就于數十年者也不惟中國以之為表瞻外夷亦以之為

觀望猶山林之有虎豹樵採為之不入江河之有蛟龍舟楫為之恐懼如汲黯寢淮南之謀干木息諸侯之兵遼人懼司馬之復相金人問龜山之安在則知不出樽俎而折衝于千里之外者豈必在于荷戈持戟之列哉故曰正人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以奸臣之言一旦驅逐殆盡誠駭視聽不能不長奸雄之志以起外夷窺覬之心其所閔繫豈不大哉古者卿大夫既老月朔猶朝于君所與聞政事天子有事持珍味問于其家其重之如此雖國家無事尚不當輕去以起衆

疑况今內本空虛外變將搖此正任用老成之際不宜輕棄况其中又有才德為天下望乎惟能委曲調和于內求其為衆望所歸者復之可也其十二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聖人安不忘危之意也國家以威武立國置衛所錯于郡邑以待不虞可謂有其備矣奈何休息既久上下苟安軍律不明武備廢弛韜鈴不識而謂之將戈盾不分而謂之軍其曩職替官雖有比試考校之法但不過臨時僱倩以應故事大者以養勲階小者以守祿位優游飽食勇無足用謀無足取其平居無事驕

心情氣凝滿眉目使一旦有急雖人與千金亦莫效用如此養兵何益西北防胡最為要害其兵常戰特為精強非他處之比近年以來各差內臣鎮守使都御史總兵皆處其下反為所制動輒拘忌其怯勢作威規利自肥多帶私人散處各邊或打攬糧草糧或結放私債糧不足則虛串以入納草不敷則分束以脩數債不完則扣糧以自償軍能克捷賞歸其家營田肥沃僭為私莊軍丁力壯擇以耕田疲弱創殘田之守營小大倣倣百壺紛然諸邊幾于不守然夙沙衛以辱齊師魚朝恩以陷

唐兵豈盡如此故連年邊報失利先帝在日雖切田意終無祛病根在京諸營者天子自衛之兵所以防肘腋制外兵也尤當精練以待徵調今亦以內臣提督號令不一將無專心教演不精兵無素習甚者罷廢殘疾半于其間無所揀擇又以河南山東兩直隸軍赴京班上操半年一換新者未去舊者已回叅錯道路因而為非未見演習益困兵力况非盛時故事宜悉罷之選集精壯或別置輔鎮以脩輦轂之虞夫兵者非衆多之為強惟能擇良將校變通明賞罰蓄勇銳之為強昔齊威王

烹阿封即墨遂起兵擊趙魏衛三國兵盡走齊國人震懼以致安強賞罰明也方今文恬武嬉之餘正將惰卒驕之日雖曰治兵不專于嚴然烏可使其褻而不振故申嚴紀律亦變通之所宜先者穰苴斬莊賈三軍股慄然後少施以恩病者為之求行爭奮孔明必殉馬謖為法不可廢李光弼以嚴代郭汾陽人謂之得體孰謂姑息養兵如今日猶可望其用効于危急哉竊謂鎮守提督之類不去則帥權輕帥權既輕雖有良將不能成功名况授非其人何以措手足而修武備哉惟熟籌之

廟堂求得人而任之寬猛惟其所施庶幾可也其十三曰保社稷安天下莫先于人才人才之生錯而難見故宜廣取而不可限求今用人雖有數路惟進士則大用之否則雖有豪傑亦無以自見夫所以大用者正以其才其德豈徒以其能舉子之文哉今日舉業所選之士果皆足以當他日非常之用否也事必素養然後可以當大事古之豪傑能立非常之功名者皆其胸中先有一定之規模然後仕而行之如韓信一見漢高祖即為畫取天下之策如指掌及為大將出百戰滅項羽無一不

酬其言范文正公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于心至上執政一書終身功業其本末皆不出此其所以精于心者豈一日哉今用人惟重于進士使天下之士方當少壯精力有餘正可以講求修己治人之道惟知進士之業為當務乃一切從事于浮詞淺說之間疲神極慮勞；卒歲惟患其業之不專不足以應主司之求及其用之且限于簿書期會行之不勝其掣肘然又束以資格考語之法夫資格限年躡級考語萬人同律持銓衡者憑此以驗賢否論黜陟雖有美才特志

困不自見故士皆卑；小節急而不修至今議者乃有我朝人才獨不及前代之嘆豈真有不及哉取用之法使然也苟能撤偏重之弊去資格之拘慎藻鑑之明行不次之擢使士之出者皆得以行其志天下之大豈無非常之才足為邦家之用而猶曰有不及哉夫出類拔萃而能包括一世之用者代不過數人豈如羣才之可多得周止亂臣十人唐虞之際尚止數人故孔子嘗並嘆以為盛今以海內之廣；詢博訪但能得一二人養之寬閒之地作其精華果銳之氣則他日非常之用自足

應之不窮矣其十四曰世道之衰由于學術之壞學術之壞由于選舉之非法當今進士選于舉人舉人選于學校學校選于民間俊秀讀之以六經語孟之書明之以濂洛關閩之說試之以經義論策之文固非前代墨義詩賦之比宜其得人之盛遠超漢唐宋而過之詎謂人物之下器識之卑反不能及何哉今徒取剽掠浮詞之末而失其涵濡體驗之本不知聖人所以為經者以心傳心將以明天理辨義利于分毫而已今之學者專為求利祿取富貴之捷徑偶或一得不啻筌蹄之已忘

雖其不忘亦鏤冰刻脂之技俳優齷齪之語名為正理其寔視墨義詩賦反不及之遠矣昔朱子嘗嘆當時科舉文字之弊今日之弊有甚于朱子所嘆者其憂又何如也今天下之人但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害夫楊朱學為義而偏于為我墨翟學為仁而流于兼愛原其設心豈遂至此孟子嘗推其禍為無父無君以闢之差以毫釐繆以千里矧以聖經為學假之媒利名似寔非昏蠱眩惑皆為患得患失之鄙夫其弊可勝言哉三代之法自鄉黨達于王朝其所以居而教之無異道取而官

之無異路故士各得以德行道義自奮居乎惟憂德業之不修而不憂官爵之不至此得人之所以盛也兩漢以來雖不能及乃有賢良孝廉之選故董仲舒鞅固之徒由此以進及至隋唐始專以文辭取士不復以尚德之舉宋沿唐制其盛時猶兼采時望而去取之其後糊名之禁行科舉之法益壞傳習至今士皆不必論其寔行進退之際惟取決于三日之虛文雖行檢若狗彘屠沽販賣皆不必擇以至誣經詭聖能希主司之意莫不中選遵理道拙華藻者莫不屏棄以一日之長得登一第

清官顯爵擅之終身無不如意乃使習對偶為童子皆裴然有卿相之想而不知慚意使古之聖賢如孔子孟子顏子者生于今日其所自負如何亦肯與今日之士同其用心相逐得失于此哉雖然勢極而反亦理當然使後代之論者謂選舉之法始壞于某代某人卒復于某代某人顧不盛歎若欲選舉得人莫先于正人心欲正人心莫先于明學術必使一時學者皆遵小學大學之方以求聖賢之道寔有得于心方令為舉業許以應試取之之法或如周之鄉舉里選或如漢之特舉寔行

或如宋之蕪米時望然後試以經義論策不必如今之對偶虛文命題必明白正大不因以所難務擇其真切者為上格中不必多亦不必限以名數庶幾所學皆所得皆真才不至如今日人才相去之獨遠也綰生長東南幼而讀書有志天下之務念祖父世受國恩尤欲以身為報乃蒙先朝曾叔育于仕進之列但以學之未成屏伏閒曠朝夕自治以俟其充不敢即叨升斗之祿目今天下之勢跡雖未形机則已露譬之人身外貌雖壯衣冠雖好五臟受傷四肢百骸無有不病以此憂

念至深夙夜食息不敢或忘故敢吐其一得之愚以獻自頂踵之思但知欲忠于國願報于公不復有所避諱亦不敢異其言之皆是在昔伊尹周公攝位行政人心貼然流言相扇風雷感變此何道以致之是其胸中至誠所存者有以貫徹天人之際豈區區智術所能然視戰國縱橫諸人其才知非不美其謀策非不優特所發非本心詭偽遷就求合人主一時之私以遂其欲終必至于滅六國亂天下此不誠然也惟公推二公之心積至誠之道持守之堅不以利害死生而得聞上有以

感^格尹^天心中有以感君心下有以孚民心一轉移間使天下為康為寧為福為壽不使世有遺策人有遺用遺後世之感皆公平生所學所志竭節盡忠報君愛國不可後者惟望不以草野慮廣為倨侮芻蕘放論為難聽曲加優容不錄其狂妄之罪擇其是者而納之是則先帝顧命之重幸甚宗社神靈倚賴之深幸甚蒼生仰望之切幸甚

啟桂洲公論顯陵形勝書

顧璘

比拜手教感切至深念公上應顧問贊萬机下酬^畢咨啟

神用固無停乃復念鄙人如此邪何云希濶耳不敢望不敢望璘竊有獻頌者奉命告謝純德山得縱觀我獻皇陵寢之盛其山東自京山中盤諸大山發脉而來再起于聊屈蜿蜒而西屏聯障疊至今純德山而止乃幹龍之盡處以其過北更無山前界漢江是以知之所謂界水而止亦曰勢如萬馬從天而下也或言主山太小兩沙太直其理殊未切凡言主山非指葬地之山乃沂其龍脉所起之處正不貴其逼近如中盤五泉聊屈等山皆崔巍秀拔接于百里數十里之間何謂小乎楚地

山多正嫌其逼仄塞而難于寬廣此地自陵山以北龐厚寬舒四望千里儼有京都之象光嶽所聚非偶然也兩沙為修築墻宇欲成制度稍去坡陀今望若直然大勢則青龍回而作岸極得環抱何可謂直乎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墓在今俗呼天子岡舊志載其靈變蓋異兆也古者天子所興之地必有符讖物象之祥豈可不信乎璘又謂天下之地各有極貴之處今都城與天壽山諸陵據燕冀督亢之勝不俟言矣古稱芒碭有天子氣則我高祖奮起又祖陵據為宅兆金陵曰龍

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高祖既定鼎于此又為鼎湖升遐之區杭州曰龍飛鳳舞至于臨安我太皇邵太后適出其地鍾靈之所固已湊合于皇家矣今荆郢之間亦海內一大都會自春秋楚莊稱霸以來代有窈據而偏安者亦其地氣素貴也國朝郢梁祚薄而不承能乃大發于聖宗自猷皇埋玉以來我主上當陽御極聖躬康彊皇嗣疊降景福嘉祥可謂極天下之美善無加矣及聞道路之言云皇上孝思誠切若有遷陵之議璘遠臣踈賤不敢與聞欲言中止者屢矣窈比富貴之家墓地得吉

尚不敢輕動况萬年之宗社乎左右乃國之親臣位在輔佐不可不極言雖少違主上之孝而寔臣好之至忠也且高周遷都未聞遷陵况我高祖不遷祖陵太宗不遷孝陵此數聖人必有深意不可不慎無俟後日稍有慮悔噬臍難及昨鎮守張太監謁顯陵至省見璘亦曰美哉陵山之盛長陵可以頡頏諸陵皆不能比渠乃內臣熟見國家規模其言亦如此可以占人心之同今諸臣不敢言者恐未見之耳若再奉此議執事宜請遣大臣稍知堪輿學者來此遍觀熟視庶知璘言不妄不勝拳拳及此幸勿以為愚也

五十二

卷一百一十九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三十三

國是

答耿楚侗王霸之辨 張居正

辱尊翰并所辨論簡彙編卷：以奉行德意安民生飭
軍政為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
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
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

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我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寔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總涉富强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理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為王富强之為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寔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嘆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為富且強哉公今不以僕為

卑陋而留心於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寔考成乃可有効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寔意且化為虛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俱屬所司覆行文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于僕之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國家寔為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乎浮言也

答耿楚侗致理安民

張居正

丈田賑飢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獲蓋治理

之道莫要于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
閭閻愁若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
百姓嗷々莫必其命此時景象曾有異于漢唐之末世
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
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存虛文
日繁寔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冲留心理治僕每思
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于宋之
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
怀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

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憐々以是為務
鋤強戮凶剔奸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
而已奸人不便于已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
濶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捍文
網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
寔用徒以惠奸究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尠雖勉遵上
令而寔未得于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
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若嚴整而肫々愛民
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

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爲便彭湖賊未必即是真倭但嚴備以待之不必勤于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書

張居正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于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取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

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柬于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象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隆慶

以來議論雖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為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為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為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惜乎至于潞公之事亦復不論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

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強虜猷琛修貢鬯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為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為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刺刃于僕之身又無所污蟻而獨曰專擅專擅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啓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為之寒心哉

自有此譖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
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
僕也安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懇
救之者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為沽名之事也
而丈乃以潞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
自省眈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
成吾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我為劄子
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
林蟒正噴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文深于佛學者豈

不知此機乎夫士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今海內縉
紳之侶為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曉々不
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者也
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目相待

答王太倉書

馮琦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篆而得予暇未嘗有也講僚得給
驛賜金帛已為異數至于厯詔旨定期程前此未有也
詞林贈別上煩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
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言

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夫談涉世之難
盡舉生平夷險榮枯悲歡夢覺之境以相告而憂其相
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
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
以吾師披腹心教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片詞相別
夫乃以我為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
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
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坡勢不可止愚則以
老師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

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為
勸解之詞則易為決絕之詞則難隋文帝曰吾于高顛
勝兒子比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身以要君如此夫
建儲大典不出于上而決策于下在人主必不安處
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之
以不為又激成宮闈騎帟之勢而使不得不為其為社
稷計不完今第以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為太子死
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宜平其詞彌順以俟上之裁決
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不則請預

教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
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
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為老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言且
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合
如此而况受恩深重禮絕群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
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為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
為名據事理守典章欵：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
古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體佳矣是事也
成天下誰敢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

此紛々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々者亦請
為老師略陳其概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
成其勢不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
下之為議論者始勝于時回邪屏斥忠謹登用人心國
論度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
下之為議論者始敗于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
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復
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
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為異

根異為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軌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常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蘆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寔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為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入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耳何仇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為火病、已則復為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寔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耶惟公以服之天下偽

耶惟真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於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切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燭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為赤幟而比遂見疑于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

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有躡影聲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有形於章奏亦願致慎于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寔一切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抑且海

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々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隙不開即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為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乘焉言法便者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於我者也何也言便者與言不便者為兩敵我居其一即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為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為名

欲名者得其名欲利者得其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
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為勝而用獨所以為不
敗卻克破齊王翦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鴛出入萬衆單
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
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分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
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
孤立則在是非得失之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
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
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

以漸夫吳君之吳也若迫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
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恤誠
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
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况乃彌
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
覆而不使一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權將
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
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凜、懼以身試斧錢而以其
家為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逞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

前之隔絕而為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痞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比侍老師仰屋而嘆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兔搏兔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鶻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旂鼓聚卒徒雖有千群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鶻之用反以驚震山靈蹈籍士馬雖能去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則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

殺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伏公論而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為一為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

答李中溪

唐順之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辨此耳既又自惟以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

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展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係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郎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

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必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必舉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

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毋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奚得而勸懲公道奚得而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强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

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强與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得勸懲公道又奚得而不塞也由此言之為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為榮而必舉劾之不稱為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為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為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山澤之人耳其姓名且不知也大官賢乎不賢乎小官賢乎不賢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為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于人者言之耳然

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于人人矣
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于僕之言乎然僕之
為是言于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
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
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
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
私也雖然竊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
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
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最賢最不

賢者少也舉劾所以出于常格以待最賢最不賢之人
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彰而
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
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諒之

上政府書

許聞造

竊惟治必有亂盛必有衰理之自然然自古極亂之世
積衰之朝未嘗無蓋碩之輔骨鯁之臣協力同心維綱
常而存名節何則天運有否泰而臣紀無存亡譬猶七
政常明四瀆常宴昭布貫徹綿亘古今曾未有志意乖

離精神渙散若斯之甚至如今日者也閣下負名世之望居宰揆之尊當傾否之運可以言而久不言衆人疑焉聞造竊料閣下必曰大臣之體與庶官異寧持重而成毋輕發而沮是以長慮却顧藏用待時而在廷諸臣亦屏氣息喙敬埃閣下之舉動乃今民怨日深言路日壅皇心未悟天意未回勢極時危呼吸難料賸理不治膏肓何施謹撮其梗槩必不可姑待者為閣下陳成之皇長子冠婚冊立踰時越禮戾古拂經虧父子之恩失臣民之望更復停閣人情愈疑此不可姑待者一也人命

草菅是謂凶德邇年以來不辜之婦寺宛轉呼號駢集畢于繯杖之下庚子之變可謂寒心此不可姑待者二也採金權店之使大作威福徧置私人豺虎成羣血肉滿路夷邱墓斂貨財撫按不敢誰何守令甘其侵辱設或繪圖備覽情狀慘于流民此不可姑待者三也衛所小吏廝養人奴虛唱詐財舞文洩恣直入周廬之內竄身將作之中匹夫一呼宸聰響應誣詞未下官校先馳親藩幾于雉經都城為之罷市觀望日衆人心漸搖此不可姑待者四也朝講不舉郊廟不親台對不行一切制

治保邦之術盡廢若掃尚有可諉者九閹之隔絕雖久而封章之一綫猶通萬機之沉閣雖多而百官有司之職守尚在譬如元氣雖耗而四肢未痿一息猶存勉強支持尚延歲月今則不然繩糾之臣一概譴逐而言利者若決河江銓除之疏什半湮半沉而告訐者捷如桴鼓行將趙贇蔡京漸充朝宰軻輅政可闖闕庭羸瘵之夫卻梁肉而日進野葛以充飽也豈不殆哉此不可姑待者五也五者之弊業已虧損國脉干逆陰陽閣下位列三公職司燮理事非牛喘胡能晏然夫陰陽之氣在天

為七政在地為五行今年黑日並出太陽無光星隕為石重不可舉至金銀之氣洩於山隴蜀之材楮於谷吳楚諸郡之水關於淵歷代登封之山崩於中原祝融回祿之慘屢發於宸居而極於臨蒞臣民之三殿妖孽禎祥興亡不爽歷稽事應千載一揆今何獨不然乎造又聞之絞繩必絕焚膏必竭今繩將絕矣而絞不止膏將絕矣而火不熄聞造為是廩、瀝血剖心端叩閣下昔周公之輔成王也周公倡於上以啓群臣之言羣臣戒於王以成周公之意夫周公之言非不重群臣之心非

不忠而宰相庶官必相與以有成者明言之甚公而期君之必聽也聞造不暇遠引姑舉三朝相業猶可睹記者言之貴奚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太倉吳縣山陰此七八公者人品不同事業亦異垂諸史冊耿々不磨夫富貴無百年之期而身後有千載不泯之清議餘榮餘辱終其身及其子孫可不慎歟聞造竊願閣下誠孚九列義動百僚以周公之相業自期為他年之青史預計乘今改歲天道一新閣下同心具揭哀祈于密勿仍率廷臣同詞合奏明諍于闕庭幸而九廟有靈皇心頓悟則閣下名重本朝芳傳後裔而諸臣綱常名義亦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詩云迨天之陰雨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歲々乎時不再得後悔難追聞造狂直朴忠敬效愛助于閣下惟閣下圖之

答堂翁楊大洪問去留書

黃忠端

前日進見某進見言於堂翁以為在今堂翁唯有一去堂翁躊躇未決又復令李道長仲達過某以決之從來奄官之禍小臣擊之其害止于一身大臣擊之其害及于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重故其致怨也淺漢唐以來朱

穆李渤范祖禹之屬論菴人者累、往、無事若為大臣之所不容彼誠知犯天下之怒計畫無復之則必逞於一決此實何以至王涯蹠血禁庭每相望也然大臣擊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身不退其禍亟必既仇大臣則勢不兩立視大臣之進退即其身安危故其謀亦有緩急蕭望之、自殺身不退也韓文禍止落職由身退也今堂翁倡舉朝之人而擊之既不勝矣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以示太阿之在握其勢駸、乎不止也堂翁能以一掌堙江河之下乎堂翁曰除吾一身

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皇天后土寔聞斯言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當此之有一毫畏死之心固為非道即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為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且今之時勢亦與往事不同既無文宗之密詔又無邃菴之內應徒單言正色以回天聽而力已敗于魯縞總使在朝更復何益然堂翁之所以徘徊兩岐者無乃為同志之牽挽乎其間亦有二端一則不著痛癢猶是承平熟套言進而不言退

者也一則以元黃勝負未分尚欲秣馬厲兵賈勇恃衆
豈肯聽堂翁之去自仆旂鼓是故堂翁去留當決諸已
若與人議之必不以去之一言進也某之所見如此不
敢不詳

止魏廓園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書

黃忠端

心教廓園書後評語五

若朱紫其淆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致天下之

亂廟堂之上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
人人主無知人之哲使君子小人並進究則進者唯小
人而已小人進而天下有不亂乎小人雖與小人為朋
亦未嘗不欲與君子為朋小人但惡其礙已者亦未嘗
以其為君子而惡之以其為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
顯也勢窮理極為君子之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
名國狗之弊無不噬也而君子之禍烈矣為君子
者亦量其力之可以有為彼有可決之勢則正名以告天
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勢焰方張君子之營壘不固則

者也一則以元黃勝負未分尚欲秣馬厲兵賈勇恃衆
豈肯聽堂翁之去自仆旂鼓是故堂翁去留當決諸已
若與人議之必不以去之一言進也某之所見如此不
敢不詳

止魏廓園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書

黃忠端

去年兄月下見過以南樂廟享輻蹇將出踈糾之弟勸
年兄尚須再思年兄不以為然夜來展轉不寐有不得
不言者夫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小人之名清
若朱紫其淆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致天下之

亂廟堂之上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
人人主無知人之哲使君子小人並進究則進者唯小
人而已小人進而天下有不亂乎小人雖與小人為朋
亦未嘗不欲與君子為朋小人但惡其礙己者亦未嘗
以其為君子而惡之以其為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
顯也勢窮理極為君子之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
名國狗之弊無不噬也而君子之禍烈矣為君子
者亦量其力之可以有為彼有可決之勢則正名以告天
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勢熖方張君子之營壘不固則

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為分別使小人各懷廣恥之心其禍可以少衰所謂抽薪以止沸也南樂以奄人之力入相憐：唯恐人知居恒猶以故人子事高邑北卜

吳千子工拙字子陽子書子世然上著石一不書

一線支持其既倒之狂瀾一經論列則南樂之羞不復

可包使其顯：與君子為難彼依草附木之精魂不戒而孚皆公然為青天白日之魑魅矣在昔刘瑾之乱成於焦芳今二魏之交過於刘焦吾輩其何所稅駕也年

兄以為進不能濟國是退亦不失為名節亦思李固机失謀乖猶遺梁冀書望其復濟君子社稷之念重於名節耳年其細思之

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為分別使小人各懷廣恥之心其禍可以少衰所謂抽薪以止沸也南樂以奄人之力入相惴：唯恐人知居恒猶以故人子事高邑此小人之包羞者也吾黨目下事勢土崩瓦解大禍且在旦夕亦無少衰其勢奄人即欲有所發舒外庭猶得以名義一線支持其既倒之狂瀾一經論列則南樂之羞不復可包使其顯：與君子為難彼依草附木之精魂不戒而孚皆公然為青天白日之魍魎矣在昔刘瑾之乱成於焦芳今二魏之交過於刘焦吾輩其何所稅駕也年

兄以為進不能濟國是退亦不失為名節亦思李固机失謀乖猶遺梁冀書望其復濟君子社稷之念重於名節耳年其細思之

Blank columns for vertical text within a framed grid.

Large watermark seal reading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Collection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